

心灵的 百慕大



〔苏〕B·谢尔盖耶夫

蒋光宇 译

工人出版社

心灵的百慕大

[苏] Б·谢尔盖耶夫著

蒋光宇 译

王惠初 校

工人出版社

OK02 6/

、 心灵的百慕大

〔苏〕B·谢尔盖耶夫 著

蒋 光 宇 译

王 惠 初 校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昌平上苑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375 字数：180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230册

ISBN7—5008—0165—3/Q·1 定价：2.50元

目 录

术士的兴起和没落	1
祝贺“四一”节，雪人！	1
尼涅尔、宾杰尔和鬼魂.....	4
最重要的一千克	14
从1020到1970.....	14
辩证法第一定律.....	17
要看用什么来冲击.....	19
亿万富翁.....	22
仆人和主人.....	26
伏尔加船夫曲.....	29
供应的途径.....	33
阿里阿德涅的引路线	37
为什么给狗接上第五条腿.....	37
在迷宫里.....	40
媒介物	45
“黄金国王”的武器.....	45
门.....	47
锁和钥匙.....	51
	1

沿着朝上的梯子往下走	60
大脑的哥伦布——希罗菲尔.....	60
阶梯.....	61
小砖块.....	66
一条腿的麦格.....	72
柏林的一位裁缝.....	76
 失去的过程	 82
一切都在流动.....	82
一个棘手的问题.....	90
 孪生兄弟	 95
五种奇怪现象.....	95
脑袋.....	97
双重人格.....	99
劳动者和不劳而食者.....	102
特拉夫卡、丰季克、鲁比康和其它狗.....	109
社会的附加物.....	114
我们大脑所骑的马.....	119
症结之所在.....	125
 观察世界之窗	 131
窗台.....	131
从复杂到简单.....	134
根据步态我就能认出亲爱的人.....	144
从眼睛冒出的火花.....	150
声波信息.....	153

犯罪史.....	156
多布钦斯基与博布钦斯基.....	164
为了使交谈者了解我们的思想.....	164
喜鹊尾巴上带来的信息.....	166
啊呜，阿埃莉塔.....	177
禁区.....	180
我们与神童.....	184
我们这里的姑娘们爱嘀咕.....	186
牛顿为什么生在欧洲.....	189
仓库.....	194
为了寻找宝库.....	194
智长，智短.....	197
您的祖传药丸.....	204
狼和绵羊.....	214
我们大脑的管理员.....	217
“莫尔飞”电影制片厂.....	221
萨福克郡的法律.....	221
学习做梦.....	230
我之所以忧伤是因为你愉快.....	239
饥饿是无情的.....	239
万有引力定律.....	243
“我是别格-埃勒吉.....”.....	252
别滴在我的大脑上.....	257

术士的兴起和没落

祝贺“四一”节，雪人！

“四一”愚人节，是人们编造机敏的谎言和笑话的日子。人们都喜爱这个节日。无论老少都参加这种游戏，但游戏必须具有幽默感。

在列宁格勒，常有雪人进入动物园的传说。人们预先散布这种流言，总的说来很少与愚人节有什么关系。看来，每当动物园的财政计划难以完成的时候，人们就会想起类似的笑话来。

有关雪人的笑话已经陈旧得老掉牙了。大约在15至20年前，波兰的一家科普杂志社在四月份的一期杂志上登载了10则笑话。其中一个笑话是关于捕捉雪人一家的有趣故事。该期杂志在末尾报道说，凡是能猜出愚人节的这10则谎话的人，均能得到奖励。我不知道为什么新西伯利亚的某些人不习惯于把杂志读完，而州的一家报纸也只字未提这只是一则笑话，就转载了这条消息。于是，通过新闻界之手，就把这一“弥天大谎”（指雪人一家）传到了全国各地。

对于资产阶级新闻业来说，“弥天大谎”完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1959年，J·别尔热和L·波韦尔斯几乎同时在法国科普杂志《科学与生活》和《星座》月刊上发表了一则惊人的消息，尔后又在《术士的兴起》一书中讲述了这件事。书中讲述的是，1959年6月25日，美国海军的一艘“鸚鵡

“螺”号潜艇在船长 V·安德森的指挥下，带着特殊的任务从朴茨茅斯驶往大西洋。潜艇行驶了2000多公里之后，便潜入深处，开始进行试验。试验的目的是想证明远距离传递思维的可能性。琼斯是杜克大学的学生，他每天两次在准确指定的时间内，独自关在船室里。他的配手是史密斯，他来自马里兰州西高斯实验室。史密斯留在岸上，坐在一台电子计算机旁。计算机内放着一叠厚厚的纸牌，纸牌有上千种图案，分为十字、圆形、方块、星形和三条波浪线等五种类型。计算机按照最佳的随机序列每分钟给史密斯显现一张纸牌。当计算机还没有显现出另一张纸牌之前，他仔细地研究着这张牌的图案，并且进行紧张地思考。而在大西洋的深处，不论是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或是暴风骤雨来临的时刻，是晴天还是阴雨天气，琼斯都在捕捉着史密斯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猜出史密斯手中纸牌的图案）并把所猜到的记录下来。

当潜艇返回本土岸边后，史密斯便与琼斯互相核对记录。结果是，这位大学生猜中700幅图案。根据概率论，正确的答案只能达到40幅，而琼斯竟能超过数学概率论数值的16倍以上。这无疑是令人惊讶的结果。

在平静的战后世界里，各种神秘论早就被摒弃了，而那本小书却起了一次真正的瘟疫作用，甚至一些极有学问的学者也热衷于招魂术和心灵感应来了。报纸上关于通灵术成就的报道纷纷出现。精神错乱居然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列宁格勒大学建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心灵感应的实验室。尽管新出现的这门科学吸引着许多人，但其成就甚微。谁也不能证明在远距离能够传递思维。

失败并没有使心灵感应术者罢休。在例行的社会检验中，要是试验没有什么结果，他们就粗暴地指责怀疑论者，

要他们象瞎猫凝视牛奶那样去注意“鹦鹉螺”号的试验。凡是按照这样指示去做的人，就会得到所有心灵感应术者的友好称赞。只有杜克大学心灵学实验室保持着沉默，好象这件事与它无关。起初，人们把这种沉默看作是提出本世纪试验课题的科学家们谦虚的表现。后来，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完全漠不关心，从而引起人们窘惑不解。因此，事隔两年之后，一批美国记者决定对“鹦鹉螺”号试验进行调查。

调查的结果使得谁都难堪。记者们本以为，试验的成就略被夸大了。而事实上谁也没有进行过这些试验，在上述的时间里，“鹦鹉螺”号潜艇根本就没有在大海的深处，而是在朴茨茅斯的干船坞里。轰动一时的事件的作者别尔热和波韦尔斯到底是从何处弄到这些令人震惊的资料呢？不，并不是他们凭空想出来，只不过是他们听到了类似的传闻罢了。

那末心灵感应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自然界里是否存在这种现象，或者只是心灵感应术者自己才能实现的行为？也许，“鹦鹉螺”号的试验真有这么回事（要知道，有过这一传闻），而杜克大学的沉默，也只是一般的虚伪报道，是隐瞒军事秘密的一种企图？

在不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的类似试验中，不难获得肯定的结果。人的思想、决定和行为绝不是偶然的。如果让你的许多朋友各自选定（是选定，不是抽出）三张纸牌，你一定会确信，其中的一些纸牌可以多次被选出，而另外的一些，却无人问津。

我们的嗜好、兴趣和思考方式，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和周围的环境。存在决定意识，因而存在的条件相同时，就会有相同的意识。的确，这并不是思维的远距离传递，说得谦虚点，这是两种思维的巧合。这就是心理学试验爱好者所应

该着手研究的事情。所有其余的事情，只能是“术士的没落”，这是法国学者们为揭露通灵术而撰写的文集的名称。

尼涅尔、宾杰尔和鬼魂

在西方世界，通灵学及其他对鬼神的研究十分盛行。仅在欧洲，就有乌德勒支（荷兰）、斯德哥尔摩（瑞典）和弗莱堡（西德）的三所名牌大学开设心灵学课程，弗莱堡大学还设有边缘现象研究所。在美国，北卡罗林州的杜克大学因心灵学的成就而极负盛名。

在美国，有20种星相术杂志出版，总印数达50万份。每年发表的星占图有几百万份。仅在西欧，相信星占图的人数达1亿人以上。

形形色色的土医生、巫医和巫师受到了优待，生活阔了起来。1782年，在欧洲烧死了最后一个巫婆。现在法律已经禁止从肉体上消灭有巫术嫌疑的妇女。由于这种限制而出现了与其进行斗争的新方法。西德的念咒巫婆计有3万人以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西德人到底应该有多少巫婆，才能使念咒者的大军不致无事可做呢？

在招摇撞骗者的队伍中，未卜先知者、行招魂术者、心灵感应术者、思维摄影师以及那些一丘之貉并不是处在最末一位。唉，我国并没有感到巫师之不足。每一个多少有点自尊的城市都认为必须有自己的家珍：科诺托普有叶利扎维塔·巴拉绍娃，哈尔科夫有莲娜·勃利兹诺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有娜嘉·洛巴诺娃，巴库有托菲克·达达舍夫，乌里扬诺夫斯克有维拉·彼特罗娃，下塔吉尔有罗扎·库列绍娃，列宁格勒有尼涅尔·库拉基娜，莫斯科有国际心灵学协会通讯院士3·纳乌莫夫。最负盛名的是全苏巫师沃尔弗·

麦斯辛格。这里所列举的人名，只是报纸上不止一次报道过的最知名人士。

在苏联的舞台上，似乎只有米哈依尔·库尼一个人不屈从于普遍的时髦。他所发表的意见不同于麦斯辛格，不仅极为有趣，而且还具有提供知识方面的意义。还有那些配得上术士称号的魔术家们也站稳了脚跟。

巫师们展开了疯狂的活动。在长时期内，罗扎·库列绍娃蒙骗了整个研究集体！她能用手皮“看见”东西。大量的科学性杂志登载了关于这类“特异功能”的报告。较有经验的尼涅尔·库拉基娜在公开的会议上进行了现场表演。他用手能够确定物体的颜色（不碰到物体）、描述图画、判断摆在她面前的肖像画是男人还是女人，有时还能确定这幅肖像画是不是原本。她用手在文字上方的一定距离内左右移动，就能迅速阅读大号铅字，而小号铅字则通过手的触摸来阅读，只是偶尔被难词难住。把多米诺骨牌翻过来后，她能从背面数出骨牌的点数。她用黑布带蒙住眼睛，在暗室里进行了形状轮廓图和放入暗箱的彩色纸的试验。当知识渊博的心灵学者们对她的天才找到了合理的解释之际，侦察机关却使一切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揭露了尼涅尔在刑事上也应受到惩罚的欺骗行为。

把巫师看作是普通的骗子，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毫无疑问，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具有相当的天赋，即具有超越普通人的某种能力，例如，施行催眠术或者易于听从暗示。尼涅尔·库拉基娜能使自己手指发红和出现凹痕，就象长期戴戒指所造成的那种现象。在催眠状态下，暗示已把发热物体贴近她的身体之后，库拉基娜就轻易地做到使皮肤发红和起水泡，出现不很严重的烫伤模样。为了避免法庭审判，她

利用自我暗示法引起“急腹症”征状。医生们认为，装病是不可能的，而尼涅尔却干惯了这种事情，她躺在手术台上一动也不动。

相信神奇的、神秘的、不可解释的现象的存在，这种愿望是人的智慧的一个普遍特点。在我们平凡的时代，对浪漫主义时代的向往是显而易见的。各国受过极高教育的人和学者们不止一次地声明承认心灵感应术，这是毫不奇怪的。用不着深入研究久远的时代，我只列举一个例子就够了。1923年在爱丁堡举行的国际生理学会议上，李希特尔宣读了心灵感应，同时也宣布，存在被事实验证了的未卜先知，并且答应，在最近的将来肯定会消除对这些问题的现实的最后怀疑。从那时候起，类似的庄严声明在不少权威的课堂上重复了多少次啊，而到现在仍毫无结果！

对心灵感应和巫医的兴趣之再度爆发，常常是由于艺术和文化的某些活动家和有爵位的人物所引起的。众所周知，有爵位的人物通常是无知的。毫不奇怪，上世纪最幸运的巫师霍姆立即既受到法国国王，又受到俄国皇帝的庇护。

在冬宫，对招摇撞骗者给予特别热情的接待。末代罗曼诺夫王朝没有皇位继承者，因为其家里一个接一个出生的都是女孩。这一对加冕了的夫妇用尽一切办法都无可奈何之后，只好求助于神灵。他们要是亲自，或者通过俄国东正教会来求神，或许这还能理解得了，而他们却是通过一个特殊的中间人，一个口齿不清而呆头呆脑的小傻瓜米加·科泽尔斯基。这位不幸的少年只能清楚地发出两个单词：爸爸和妈妈。由于他走运，所以在罗曼诺夫王朝的亲密小圈子里人们就开始这样称呼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妻子。

所有有可能接近王位的人都一致证实，甚至在俄国最偏

僻的地方，从来也没见到过把能够喊出“爸爸”、“妈妈”当作是奇迹而如此虔诚地加以信奉的人。任何一个卖艺者、稍平庸的魔术师或者另一种形式的骗子，都能轻易地博得皇帝夫妇的信任。尼古拉二世是一个真正不学无术的蠢货，而娘家姓格斯辛斯卡娅的女公爵亚历山德拉·费多罗夫娜皇后却得到当时最优秀的大学——海得尔堡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的头衔。

不管怎样，令人奇怪的是，一些著名学者对通灵术的代表人物却经常予以庇护，其中有著名的法国精神病学家P·雅内、英国物理学家巴雷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法国生理学家里歇。1861年发现铊的化学家克鲁克斯却担保巫师霍玛和弗洛连斯·库克是诚实的。

科学院士B·别赫捷列夫和K·齐奥尔科夫斯基醉心于心灵感应，而有机化学和昆虫学家A·布特列罗夫则醉心于招魂术。布特列罗夫与作家C·阿克萨科夫共同出版了一本招魂术者、心灵感应术者和未卜先知者杂志《谜》。恩格斯在《精神世界的自然科学》一文中，对布特列罗夫的活动以及西欧学者对招魂术的迷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应该指出，到目前为止，心灵感应并没有取得可以改善这种状况的任何成就。

真正的学者、对科学无限忠实和有献身精神的人们，并不会相信有无耻撒谎者的存在，也不懂得招摇撞骗者所施用的诡计。凡是相信存在着尚未被科学承认的现象的人们和深信自己的智力优越性的人们，都不相信自己会成为蓄意欺骗的对象。招摇撞骗者正是利用了这些。这样一些学者就成为他们很容易得到的猎物。特别是，B·克鲁克斯就这样被女招魂术者Φ·库克所迷惑，他不相信，当她接近老年的时候会

公开承认她多年欺骗了一位受人尊敬的教授。

对巫师的心灵术试验，总是伴随着被研究者的一种蓄意欺骗，以及研究人员的无意自我欺骗。不知道为什么只有骗子才能发现心灵感应的能力。所有著名的未卜先知者、行招魂术者和心灵感应术者的欺骗行为到头来会统统被揭穿。

这类人大部分都是有配手一起工作的。为了与配手交往，他们想出了一些狡猾的方法。他们把一些消息编入日常的谈话之中，把姿态、脚步声、呼吸的频率和样子译成电码。现代的巫师还广泛应用电子技术、小型无线电发报机、隐藏的扩音器和放大技术，用这些东西来窃听到别人的谈话。

试验的良好结果有时只是自我暗示的结果。自我欺骗的可能性已广为学者们所知。对所研究事件的现实性深信无疑，对所捍卫的理论获得试验证实的强烈愿望，却常常导致无意中对事实的假感受。这种毛病常常使青年研究人员受到损害，而每一个开始进行试验的人必须了解这点。

尽管对自我欺骗的现象很少进行专门的研究，但它早就众所周知的事了。只是由于心灵感应的缘故，才加强了对这种现象的注意。加德纳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内进行了有趣的试验。参加试验者之一要猜出第二个人应从一副牌中抽出的那些纸牌。第一个人要在抽出之前说出是什么牌，因此，这里所说的不是思维的远距离传递，而是更神秘的现象——先知。有时被试验者要是用自己的心理力量来影响洗牌的人，或者影响牌的本身，那末当一副牌还没有洗完的时候，他就能说出全部25张牌^①。

在加德纳的试验中，进行了1000次猜测。而概率论能保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障不超过200次能被偶然猜中，但试验者记录下来的却是229次。试验结果对心灵学是有利的。

而为试验者所不知道的总的试验结果的磁带录音，则揭露了另一种情况。把试验记录与磁带录音进行比较时，发现在试验记录中有46个错误，即猜中的总共才183次，猜中的次数并不比概率论允许的次数多。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被试验者虽然提到了那张被抽出的牌，但进一步考虑后得出了另一种结论，而试验者却把所有这种情况，也当作正确的记录下来。在进行重复试验时，由于研究者知道在进行磁性录音，所以只弄错了两次。

第二个试验是确定骰子的点数。换句话说，也是对于骰子或掷骰子的人施加心理作用。参加这一试验的是八个人。四人认为可能有感觉外的知觉，而另外四人则反对这种看法。试验的过程是用照相机偷偷拍摄下来，当然，参加者是不不知道这一点的。录相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感觉外的知觉是不存在的。

并不是所有的试验者都同意这点。相信心灵学现象存在的那四个人犯了证实自己概念方面的错误，而其余四人的错误则正好相反。我到处都说是错误，是因为有足够理由认为试验的错误记录并不是故意的。

顺便提一下，在类似的试验中，即便接受试验者猜中的数值比概率论所允许的数值多出1—3%，那也没有什么奇怪和神秘的。试验的数学模型是从同样概率事件的概念出发的，这个条件是很难再现的。

要制造绝对理想的骰子是不可能的，某种微小程度的不对称性总是会有，这就给点的分布留下虽然轻微，但却完全是固定的痕迹。不论是谁，是人还是机器掷骰子或洗牌的

方式，也同样会对结果产生某种影响。电子计算机得知试验的结果后，就可以显示出这些微小的规律性，在这个基础上预测进一步的结果，要比普通的巫师更为精确。

心灵学家们的试验总是有趣的。他们有一个缺点：只向社会报道好的结果。对不好的结果则闭口不谈，而为了辩解，他们想出了一些“驳不倒”的论据。

1946年在拉乌特拉有一些十分奇怪的鬼魂出现。它们尽量不让人们看见，只是以小流氓的行为来表明其存在。这些鬼魂把床铺弄得乱七八糟，把各种脏东西塞在枕头下面，咬下一块块干酪和香肠，把一些东西折断，把一些东西毁坏，往茶里撒上食盐。

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中叶怀疑竟然会落到鬼魂身上？首先在拉乌特拉的居民中没有流氓，连小流氓也没有。其次，在工业发达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里迄今为止还有人相信鬼魂的存在。无论如何，弗莱辛格市的主教就曾确认，目前还存在魔鬼，并出版了有关恶魔作恶的小册子。

著名的心灵学家本格尔（应该强调指出，И·伊勒弗和Е·彼得罗夫^①对这个本格尔的活动并不负有个人的责任）对拉乌特拉的怪物进行了研究。为了尽量做到客观，他并不认为必须无条件地证实，在西德的全体国民中有鬼魂存在，但也不否认这种可能性。

模棱两可的观点不能使真正的学者们感到满意。舍弗费尔重新进行了调查，他很快就发现，一切怪事都是一个小男孩的手干的。四年之后这个小孩不怕挨打，坦然承认了这点。你以为这样会使本格尔失去信心吗？绝不是的！他中诉说，

^① 两人均为苏联俄罗斯作家。——译者注

小孩子不能对类似的错误行为负责，因为并不排除他是在鬼魂影响（附体）的情况下做这种事的。能提出什么异议来反对类似的论据呢？

心灵学者惯用的一个论据是，否定心灵感应对科学是有害的。至于为什么有害，则通常是闭口不谈。这个论据无意中却令人迷惑：有谁想到过要去损害科学呢？其实，当人们还试图对远距离传递思维的最可靠情况的内幕进行客观分析时，这项试验就已经失败了。

1950年，慕尼黑的一位职业巫师在《女王》咖啡馆发表演说的时候，突然提出，在他通过无线电发表演说的时刻，要对某个广播员施行催眠术。他在演说时，手里拿着许多纸牌，他选用了其中一张。在这张纸牌上写着三个词：女王、菱形、皇后。然后一个演员（应看作是骗子）开始聚精会神地“施行催眠术”。第二天，各家报纸纷纷报道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南朝鲜无线电台一位广播员突然中断了半句话的广播，而在间歇之后却用德语向天空播出对朝鲜人来说毫无意义的三个词：女王、菱形、皇后。这一事件使接受催眠的本人震惊到了神经错乱的程度。

已为读者所知的本格尔立即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广播员的仓惶失措和神经错乱不容置辩地证明，他并没有与通灵学大师互相串通。遗憾的是，朝鲜当局并不知道本格尔的观点，因此，他们对“受害者”进行侦查，并且查明，在此事发生之前不久，这位广播员收到了从慕尼黑汇来的每一个词100 马克的汇款。于是这位不诚实的广播员被送进监狱达三个月之久。而慕尼黑的这件神奇的事情就莫名其妙地被载入了通灵学成就的史册。

现代心灵学力图显得令人敬畏。它利用各个知识领域的